改亭文集

改亭集卷十四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寶仝姪嘉禾重編

順德建歸震川先生祠堂碑

吳中震川歸先生以文章顯名於明嘉隆間距今百有餘歲歲久而論益定其遺集多寡同異無慮千餘篇然今之善論文者莫不推述之比於宋歐陽曾王謂其高潔簡肅間有駘宕變化可出入諸公相與伯仲無媿色然予謂以文知先生猶淺也魏志徐幹傳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

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先生生嘉靖全盛之日士莫不急科名聲譽相徵逐先生數上春官屢見斥張文隱公欲以舊誼招致之卒守正不一往伏處安亭江上身教授弟子妻課童僕耕田百畝供老親賓客酒漿饘粥讀書食貧三十年天下賢豪長者暨諸公卿貴游聞其名不得見其人此與偉長何異且當是時同里王元美浙東王伯安或以文章或以理學號召天下駿雄魁傑之士靡然從風而先生以坎壈不得志之人卓然搘柱其間文章則訶元美爲妄庸理學則以伯安爲非是而確守

伊洛之傳孤持其自得之見不惑於羣言久之而
天下之悔而思返者卒歎服先生爲不可及郎此
時唐應德在三百里之內閩中王道思山東李中
麓與先生甚合今先生集中未嘗有與諸公往復
倡和之詩若文也可謂獨立不懼君子人矣先生
得一第令長興有異績以不善事上官遷邢州倅
日杜門讀書而已政府高中玄夙知先生不次召
用官太僕丞掌外制文字又不踰年而歿予旣讀
先生之文而又深敬先生之志行癸丑六月順天
督學王公奉　簡書按部至邢考校多士夙知邢

爲先生佐郡服官之處又於先生集中讀其自爲順德府通判廳記二首想見記中所稱獨步空庭槐花黃落徧滿堦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慨然如見先生焉詢之郡縣稽之志乘考之名宦祠蹟知先生者蓋少益見先生之恬淡寡慾獨立不懼其不欲求知於天下後世類如此因與通守晉江黃君言而黃君喜其官爲震川後輩慨然鳩工王公捐俸助之不三月祠成旣自爲記泐石而屬予爲碑頌我願歲時之祭凡守土者必𠢡瓣香之敬於

祠中邢人士必有邀靈於先生而興起能文者敎
行厲志者則又王公所以勉率多士之意也夫

山西夏縣重修官署碑

皇帝御宇之五年潁川進士劉幼功謁選人得山
西平陽府之夏縣故夏后氏之舊都晉巖邑也及
至境令無聽政之所詢諸吏人曰向燬於兵遂儆
舍以居吏胥散處廟寺中簿書委積廡下筦庫圉
棘郵驛邑之重且大者皆不得與令竊邏時時覩
關鍵幼功怦怦然憂之念夏民夙勤苦儉僿有禹
遺風且 朝廷嘉與休息一切安靜無事爲治幼

功又承先世淸白之教不敢以一身之謀勞民動
衆惟默然深念而已顧謁上官後時時奉憲檄議
修建縣治而諸父老與令周旋久頗信令不欲勞
民意爭來言曰官無宅居吾儕小人乃有寧宇乎
且建縣治非爲官計爲縣計也訟庭一邑之聽也
庫獄一邑之命也簿書一邑之典也郵驛四方之
寄也官署立則諸務畢張民安其依爲一邑計最
鉅令主一邑爲吾民慮始鳩工我儕小人有不趨
走惟命幼功乃復深念曰此果爲一邑久遠計惟
父老襄斯役使邑永無事相聚寧居利莫大焉且

歲當有秋無羸絀慮用民力歲三日禮也於是僉議旣翕合工之費捐募之貲分董之父老登記出入官不督課邑無科斂令得藉手以告成事惟是形家者言以天下縣治之向皆準子午獨夏舊址從坤艮恐未善厥功攬條山形勢內涑外汾水俱西注與天下水異且民間俱以中條爲環拱官背民向獨南未便李仍舊其他門垣之制塞者豁之窪者高之爽塏宏達較昔改觀是則令之所經畫而深佪者也於某年月日鳩工於某年月日竣役念搆造之不易與民心之急公不敢忘泐石以記

又慨然深念凡事機作止亦因人心而已苟民以爲可已則雖天子之尊寧謐之世一露臺之費必愼之春秋書築者八書城者二十九其無譏者特二惡其可已而不已勤民力以逞已欲也必不可已則以諸葛君之治蜀方日不暇給於軍旅而必治官府次舍橋路俾所至皆就繩墨劉公之爲斯役也順人心而不捐公私之財故予樂得而記之

前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戸部尚書侯公墓誌銘

公姓侯氏諱恂字六眞號若谷河南商邱人始祖

成以歸德衛籍徙居郟成生英英生滑滑生顯顯
生和和生贈太常卿進進生贈兵部侍郎璣璣生
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太常寺卿執蒲娶田夫人生
公兄弟五人公第一次即國子監祭酒諱恪者也
萬曆丙午公生十七年始受知學使者梅公之煥
補博士弟子員又五年受知太守鄭公三俊招讀
書范文正公書院與弟恪試迭第一由是知名又
五年己卯與弟恪同舉鄉試同出許州太守鄭公
振先之門明年丙辰再與弟恪同舉會試同出侍
讀張公邦紀之門釋褐公授行人司行人天啓元

年辛酉改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時邊警日棘上疏論覈餉鍊兵方略報聞紅丸議起疏攻首輔方從哲併追論移宮朝論韙之而奸黨側目矣壬戌鄒公元標掌院事總持風紀倚公如左右手貴州安邦彥倡諸苗叛詔公按貴州陛辭疏陳十事皆用兵方畧至則厲軍士申約束同中丞朱公燮元解圍搗巢土司讋伏全黔蕩平還復陳善後事宜甲子録平黔功候升京卿而是時魏忠賢漸專政剪除天下賢公卿大夫之不附已者以東林黨人目之而公父太常公素以直節爲冢宰趙公南星總

憲高公攀龍少宰陳公于廷所引重爲忠賢私人所深嫉又公弟恪爲史官與南樂相不合復與繆公昌期友善或言繆公代楊公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恪與聞又定三朝要典追論公議紅丸移宮兩案與東林諸公比和乃大恨公父子兄弟皆東林黨人之魁崫强無狀不可一日留先勒太常致政歸公與弟恪先後削籍去當是時商邱侯氏之名震天下魏忠賢敗崇禎改元時起公廣西道監察御史公首疏請定逆案以六等治罪於是以頌璫漏網者爲烏程相切齒於公矣已已歴太僕

寺少卿庚午邊事益潰陞公兵部右侍郎視師昌平公至拔大帥尤世威於偏裨拔寧南侯左良玉於卒伍解大淩河之圍戰松山杏山下功最還朝陞戶部尚書時邊警既日棘而流寇自秦入豫千里無人煙公拮据兵餉不事加派轉輸不告匱識倪公嘉慶史公可法於郎署薦員外何公楷爲給事中上屯田奏議請分立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法及考課任官之制時烏程相當國久欲盡去天下賢者以朋黨僨國之說疑撼天子嫉公爲東林魁乃揹杜居高位嗾言官論公糜餉

繫詔獄韓城繼當國守烏程相意嫉大司寇鄭公三俊薄擬公併逐鄭公去位公長繫七年謫戍新安壬午流寇破歸德蹂躪豫州幾徧且大合兵圍汴朝廷思公才又以天下重兵在左良玉愍知良玉受公恩深非公莫能制乃特拜公兵部右侍郎督良玉等七鎮兵援汴公深恐賊中情形及天下大勢用兵緩急宗社安危之計既拜命卽上疏請無救汴以糜爛之豫州委賊令保定巡撫楊文岳山東巡撫王永吉率師扼黃河使賊不得北渡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率師扼江淮南

遏賊衝陝西督臣孫傳庭塞潼關遏歸師臣身赴艮玉軍鼓厲其將士東出師乘賊間與傳庭合兵擊賊使賊腹背受敵進無所掠退無所據以百萬之衆蠶食中原千里無人烟之地不出一年內變必作大功可成不然責臣輕身赴賊救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臣恐憂不在汴而在宗社也奏入艮玉聞之踴躍請效死遣帳下督以五千人迎公於汴而忌公者忽持異議命公拒河援汴無赴艮玉軍艮玉恚益不用命癸未賊決河灌汴城公得罪復逮繫獄甲申賊入京師嗟乎使早用公策

國事不至此也公獄中出至江寧而以向須璫列
逆案者阮大鋮等當國用事欲殺公而戻玉亦悉
發荆襄之師數十萬蔽江東下討大鋮等公得脫
順治丙戌公子方夏舉進士迎公還里爲圃城南
偃臥其中足不入城市者十四年己亥年七十卒
配楊氏文學光訓楊公女累封夫人五子方來方
夏方域方任方策歷官及配字詳其家乘不具載
公歿時五子者俱先公歿孫䛈獨纂公之行實重
趼至吳乞誌於予公可謂有後矣銘曰
天之間氣國之宗臣謀之既臧握奇専征克敵制

勝九廟以寧謀之具違壞爾維城僉壬害正必曰黨人寧覆宗祏不宥忠貞嗚呼亦獨何心有林有邱有子有孫以卜以藏司徒之靈爾昌爾大司徒之禎

前明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葉公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廷桂字青來號蕃實河南商邱人也世居江西泰和縣自諱受者洪武初遷商邱祖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如蘭配贈太淑人任氏父司訓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呈春配封太宜人

贈太淑人夏氏生萬曆十三年乙酉十一月十八日任淑人夢衣緋衣秉笏者來曰我居汝家俄火燭室驚寤生公公成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福建司主事丙寅遷山東司郎中十二月陞陝西右叅議分巡關內道丁卯三月丁太宜人憂崇禎三年己巳服闋庚午補陝西督糧道九月入覲時三秦流寇蠭起在廷共推公邊才可任方面辛未調分巡關內道特勅監軍陞陝西靖遠兵備道副使駐靖遠壬申陞叅政陝西河西道駐鄜州調山西河東道甲戌以平寇功陞陝西按察使在廷復共推

公邊才五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六月出師大捷詔賜銀幣丁丑敘大捷功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疏辭不許加右副都御史贈大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己卯以秋防功加二品服俸賜銀幣自丁丑四月至己卯五月乞休疏十三上始予告八月歸里明年庚辰九月即家拜公戶部右侍郎督理邊餉十一月召對平臺賜銀幣辛巳五月敘剿寇功轉左侍郎十月改兵部左侍郎病甚乞休再予告壬午將再歸里商邱已陷賊無家乃僑居金陵老病且阻兵輾轉江

澗間順治三年丙戌將歸里十月十九日午時次衢州卒於逆旅丁亥三月長子金吾公元滋等奉公櫬歸五月葬公於贈公墓之南阡公性至孝友愛家貧力學顧獨好談兵故自成進士服官二十餘年在兵間之日居多其分巡關內奉勅監軍時上條議十二事於撫軍練公皆行之督諸將趙光昌張全李審張令芠穆等先後殺賊神一魁黠爆子老徊徊滿天星過天星一斗穀等於梁家嶺獲賊首七郎復敗之於中部郃陽芝川韓城賊慟哭奔潰復追殺之淳化延安澄城宜君商南斬首無

算故事監軍道在行間率壖睨觀勝負公衷甲身先士卒策馬崩崖斷壑間攻圍中部流矢中胸飛礮及股不稍却賊究圍犯我師公自起爇砲擊殺數人賊乃退軍氣百倍獲其渠李老呰獨行狼一條龍可天飛等獻俘闕下當是時秦寇幾盡公請之撫軍願假精兵三千入搜山谷盡殲之可永絕寇患而撫議起格不行嗣後秦寇躪入晉地勢遂張始悔不用君策也其備兵河西時鄜州被寇患尤甚蒿萊滿城狼白晝行市中城臨河沙不可築公爲文禱之脫所衣緋衣覆諸地而厭之更築城

遂成流亡大集鄜延乃平其調山西河東時寇犯
垣曲及絳夏援兵復大擾公外捍強寇內輯兵民
所向必捷故事冬防河遏寇民之避寇難者率乘
河冰未合求渡守令輒遏之公獨縱令畢渡約數
萬人是歲河冰竟不合父老以公忠仁所感前此
未有也歲大旱無麥苗公步禱於天泣下雨亦下
歲乃熟其按察陝西時兩月清積牘三百餘事吳
公甡歎曰霹靂手也其巡撫大同時請開馬市給
代藩宗人祿食擒左衛邪教法王大閱諸軍簡精
銳汰老羸儲糗糧嚴哨探大同一軍獨稱雄中外

皆倚公爲重獨以失武陵相意徵調無度公擐甲
率枵腹之卒一月中行萬餘里其不敗衂皆公勝
算非天幸也其乞休十三疏大概謂臣自郎署歷
監司至開府皆萬死一生之身當大兵大荒之地
積勞之後病且不支弗以病臣惧封疆天子亦深
知公故特許移疾歸前後封疆諸大臣所未有也
當邊境多故廷臣每會推邊才必首推公然未有
能盡公之才者公任方面討秦晉賊破家財募敢
勇死士薛敏忠等百餘人置麾下爲遻鋒每戰輙
先奔賊及凱旋驗賊首級割賊鼻及耳如墳血淋

潏滿前公對酒慷慨自若也一夕臥起手撫襜褕上有物纍纍膠結不可去舉火視之則隆然所割賊鼻也又諸死士窮追賊暮歸適公臥未及驗級復恐有竊之者率挽結賊首髮置公臥榻下公酣臥其上自若也嗟乎公起儒生生長中原晏安之日目不見兵革一旦歷行間當劇寇忠勇奮發有以奪宿將悍兵之氣可謂天下之奇才也公自言爲孝廉時潛心周程張朱諸大儒之書最後嗜陽明王先生書默契不動心之旨故能身處鋒鏑之中意氣不稍挫則公之所得深矣世亦未易知公

也獨惜公條議平寇方畧及佐樞部奏疏皆軍國
石畫鑿然可傳遭時播蕩盡散失之俾後世無從
見公之深思妙算而歎公才之未盡用者嗚呼又
可悲也公之懿行不可殫述具在公子金吾公所
敘行實中尚論者可以知公大畧矣其子孫聘娶
嫁字具詳家乘中銘曰
是惟河嶽馳精靈蜿蟺巑㟳公篤生艱大歎掌投
孤臣天顧旣移志未伸三衢之旁稱完人全歸爾
邱息爾形克昌厥後答忠貞

貢士侯君墓誌銘

丙午六月予遊商邱溽暑中有少年可十五六歲
肅衣冠具羔雁歷階而升再拜稽首請其父之誌
者予同年生侯君之孤子名方至者也君諱枺字
輔之河南商邱人曾祖贈太常卿諱進祖贈少司
馬諱璣父太常卿諱執蒲世父光祿卿執躬同父
兄大司徒公諱恂大司成公諱恪君生爲太常公
季子所生母沒母田夫人撫育之如已生太常公
愛憐之又兩兄蚤貴兄子方震方夏方岳方巖方
域皆以才名交滿天下家門赫奕莫與比君和雅
修飭檢身若寒素不爲貴介驕蹇之色闔戶讀書

孝友恭遜兩兄亦愛憐之崇禎壬午三月商邱既陷賊君從兄大司徒公偕兄子方域避地江左先是方域在金陵與東南諸名士移檄攻皖人阮大鋮既大鋮驟得志典兵詗知方域父子所在四出緹騎遠捕甚急司徒潛匿他所方域脫身走揚州君獨保其家人居嘉興捕者突至琅當縶君登舴艋去君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臥捕者以爲癡且以君紈絝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黠行李或登陸意亦懈君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突起竄身坐桑林中捕者眙愕出不意疾追不能

得夜燃炬大搜林中君望見火光所指即疾避之
微行近白門遇詰者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也過
兄子桃源令方岳僕人貸其金復潛至嘉興護其
家從大司徒北還脫於難司徒公以爲才君爲人
外靜默而內機敏可任大事皆此類順治甲午以
皇太后徽號恩特詔天下學扳文行兼優者一人
貢京師君舉河南省第四人廷對及雍試皆前列
人勸之仕默不應文日益有名蓋此時光祿公太
常公司成公歿久矣兄子方震死於賊方夏舉進
士爲比部郎方域以才名雄天下皆相繼夭死司

徒公亦老且沒無復昔日家門赫奕之狀而君處之怡然曰吾向者固知貴盛之不可久居也益深居簡出擁書自娛平生寡嗜好獨好飲酒自爲釀必淸醇每飲必醉醉亦不亂性不喜廣交獨與兄子方岳相友愛暨同里賈開宗徐作肅徐鄰唐宋犖等數人爲文酒之友意泊如也方大治圃於城之南廣置嘉樹奇石及禽魚徜徉其中圃未成而君沒年四十七憶丁酉夏予過君燕市君與王鈇宋犖同逆旅每召予酒酣予與王宋皆慷慨爲大言爲調笑起舞屬君君獨凝然不苟言笑得失哀

樂不形於色予嘗謂同人必蘊藉若侯君可稱名士矣聞之養生家凡人多言者傷氣躁動者傷神多不壽寡言者神常固靜息者神常完必多壽又聞之人之勞苦其形者多壽而晏逸其身者多不壽此戶樞不易朽之喻也君於二者之說何從耶君殁時神明湛然以予方至及家事屬方岳經理之予問從柘還商邱道經君圃下馬入門縱觀凡江南花木之不易羅致者蓊翳林立若不知主人之早世者嗚呼可以覘君家業之無廢墜而君庶幾其不亡矣配劉氏壬午城陷從其姑田太夫人

罵賊死繼耿氏生二女男一即方至邑庠生側室王氏出娶文康公子黃州别駕犖女銘曰
天乎人乎疇爲之何之子之淑而命止於斯吾聞君考之興也以孤兒視君之子其類之君茲之藏固且安靈之昭昭其祐之

前明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烈吳公墓誌銘

嗟乎故明天啓四五年間宦寺之禍烈矣下至窮鄉小邑十家之市三人耳語輒揺手咋舌相戒勿及崔魏事乃有抗疏指斥客魏崔田交結肆惡之

狀若以身爲鴻毛投烈焰中浩然無所惜若江夏
吳磊石先生可謂成仁取義之君子矣當先生抗
疏時自度於國事無補且身與熊經畧廷弼爲姻
親又與應山楊忠烈公同鄉必羣奸所深嫉熊楊
既前死先生卽絕意仕進身爲言官結舌而去亦
可不死而先生志在必死若不可須臾忍者此先
生之忠所爲不可及也攻奕輔丁紹軾所以剪崔
魏之羽翼奪魏廣微顧秉謙諸人之氣人謂紹軾
實嗾崔魏殺先生夫崔魏何待嗾乎既抗疏攻客
魏崔田矣夫寧有生理乎故人以先生爲攻奸相

死者非也先生能死後三日卽擊殺紹軾殺紹軾而崔魏輩氣奪矣故丙寅秋冬之後崔魏殺人之謀稍怠幸留一二骨鯁未死之臣若我鄉文文肅倪文正諸公爲國家後日之用皆先生擊殺紹軾之威靈能使羣奸怵心於冥報夫先生之忠大於身後若此而人無知之者此予所慷慨太息欲爲闡幽之論者也按吳氏之先自江右萬載縣移家來江夏有眞七公者爲先生七世祖六傳至璧山公與太淑人徐氏生先生先生諱某爲季子以乙卯舉鄉試己未成進士起家廣東順德令以清惠著聞

舉卓異兩爲鄉試同考官行取考選授江西道監
察御史天啓乙丑七月差巡視京城十二月二十
五日疏劾次輔丁紹軾畧云當今內有客魏之交
通外有崔田之暴横人情慘於蜩螗國勢危於累
卵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云云二十八日矯旨
杖一百創甚而絕越三日丙寅正月初二日紹軾
見先生緋衣直入其坐擊之卽死長安人聞者莫
不驚相告也崇禎戊辰改元贈先生太僕寺卿祖
父如其官久之謚忠烈廕一子賜祭葬以崇禎十
一年十二月葬某鄉某阡其諭祭文及議謚冊藏

於家冊詞有云惻楚人之多忠而冤死如吳某者爲最酷且以先生爲從忠烈後而死者嗟乎此先生所以必死之志也元配尹氏生子某某季子琮爲任邱令知名先生之亟絕也以誌銘屬相國黃東崖琮幼未獲詣越四十八年琮始自任邱求百泉山孫徵君撰墓表又爲序述年譜彙次高陽孫忠烈公定興鹿太常公等輓詩一編乞誌銘於予予不敢以不敏辭銘曰

七月言官嗜死如飴當其始進人或疑之及其既歿人咸信之不有諍也何以能死不有進也何以

能諍人之大節葢棺論定嗚呼先生實張三楚芝
蘭旣焚蒼蓏盈戸詠彼九歌亶惟荼苦克成令名
赫赫今古煌煌寵命錫茲坏土惟此坏土忠臣之
墓松耶柏耶永言勿斁

繆君孟思墓誌銘

友人繆天自永謀之父曰孟思先生以字行世爲
浙江嘉興縣嘉會鄉人曾祖竹齋公本生祖學錄
思竹公嗣祖懷竹公父邑文學氷壺公氷壺公嗜
讀書學詩屬文工八法性落拓不治生產鑿池數
畝緣岸四面種梅花周圍皆竹木而築室水中央

爲精舍吟嘯自得從之游者皆一時談士然以失嗣祖胥某意乘間捽之池溺且死幸得活然已得心疾遂謝絕家事時孟思方三歲母鍾太君抱持教誨至成人外應踐更之役及代償里中子弟之匿田不輸并稅者崇禎末浙西歲屢祲且軍興賦役益繁盜賊多先生知天下將有變乃盡斥賣居宅得貲以葬二親遂避地梅谿向之所爲竹木梅花池塘精舍不可復問矣至國初民稍稍得休息先生復歸里居環堵蕭然教授生徒以自給宴如也子天自有俊才勵文行爲諸生祭酒然不樂仕

進志慕宋謝翱林景熙輩之爲人不肯就制舉業顧以親向衰家貧落懼無以塞大人意而先生欣然謂爾志若此賢哉我有子矣我教授倘不能給汝則賣文傭書得脡脯以養我不愈於祿養乎且我觀今日非無財之患而多財之患也由是父子偕隱親串若吳吏部鑄父子柯給諫聳多以科名起家貴盛先生聞之泊如也當天自始隱時年僅二十餘才力方壯冉冉三十年今五十矣而先生年亦七十二以令聞壽考歿於家天自方以謀脡脯爲養留京師不及視含殮聞訃擗踊絕粒毀甚

見者皆爲流涕及其歸也以所撰行狀乞誌銘於東東以我友之父也不可辭銘曰
有才子俾不仕韜爾光勵爾志審出處知大義鴻冥冥疇能絷不患貧乃畏富繹格言辨迷悟令之人受賕賂視昭昭蹈網罟可憐哉何錯迕令子歸營親墓舉大事鬻艇脯以志養不負父千百年受天祜

潁州許烈婦張氏墓誌銘

庚戌秋七月朔出潁州東門從二三弟子至慧湖剌一小艇渡湖而北謁張烈婦墓再拜歎息敬爲

之誌曰烈婦張其氏也所適夫曰許會嘗稱許烈婦而頫之人皆張之與春秋時書紀叔姬宋伯姬及綱目大書晉處士陶潛法不合宜駁正故東誌稱頫州許烈婦張氏云烈婦姑王氏早寡性淫虐惡婦端謹不類已誶撻無虛日婦益恭夫酷貧以灌蔬爲業婦年十七八奉養竭力姑病亟婦割股肉爲糜以進遂愈里人交口稱孝婦有泣下者姑誶撻如故也鄰僧定生與姑通遂因姑欲求通於婦姑知婦必不從摧辱之萬方冀其聽已烈婦志益堅一日匿僧於室召婦入强委簪珥金帛侵逼

之姑自外鍵其戶烈婦不得出繞室走大呼聲徹戶外定生知不可犯踰垣出姑偕之還寺烈婦哭曰我不可以生我而自明是暴姑惡也我不死僧且必復挾姑逼我我不可以生乃自縫裳衣投井死人無知者翌日白晝中定生忽見烈婦從空中來掊擊之甚厲始懼挈姑遁遁六日里人汲井絙烈婦尸以出方盛夏顏色如生目㶷㶷視不瞑舉體異香觀者駭異事聞州太守及郡乃葬而旌之四閱月捕得定生伏法里人爭裂其尸祭烈婦墓墓與故范烈女墓並烈女者頼人范雲騎女未嫁

夫死遂殉之葬此數十年矣而烈婦姑王氏竟得脫至今在鄰邑銘曰

偕伏辜姑得逋婦之孝宥其姑不辱身眞丈夫維綽楔高峩峩松與楸鬱婆娑大道旁里人趨咸下拜曰嗚呼惟貞女相爲徒申欵欵從黃壚張與范德不孤

族嫂烈婦湯氏墓誌銘

嫂烈婦湯氏諱尹嫺字洽君年二十來歸我兄僧來數年生一子一女我兄没嫂絕粒死遂合葬烈婦父俊民諱三俊我父友也我師也弟仲舒諱孫

咸我父弟子我友也其舅氏陳⿰石肅庵先生俊民傳舒皆負才譽爲諸生有遺集⿰石肅庵先生著作尤富凡數十種烈婦善詩歌塡詞畫花卉翎毛其父俊民家教也善天文曆律口誦步天歌手指天文教我母及予八九歲時從嫂學觀星緯指示歷歷又善測晷開方立方籌算皇極統韻諸葛鼓音射覆之學其舅氏⿰石肅庵先生所教也善洞簫及鼓琴則與其兄輔嗣弟仲舒妹湄君皆能之性頴悟過人知大體舅姑以力田起家時時以井臼事督烈婦烈婦承命惟謹其舅與我祖最相善故我母與烈

婦常往來我母見烈婦文雅可敬愛稱善不啻口
兒貧雖魯然謹質有眞性兒從我父學去其家數
里每別婦或旬日或半月必相對泣移時崇禎庚
辰吾父館吳中丞家讀書楞伽山我兄從游去家
益遠嫂寄書藏襪中以別紙書諸葛鼓音爲隱語
使尋其家書我兄雖習鼓音未工也悞索家書不
得心怏怏遂病病四月死死之日烈婦抱其首泣
曰君先行我來從君矣兄已氣絶復張目顧之曰
諸烈婦遂誓不食七八日不死我母泣而語之曰
爾舅姑止生爾夫一人爾有子有女爾死獨不念

爾子爲舅姑後嗣計乎烈婦變色對曰新婦頗讀書曉大義見昔才婦人如李易安花蕊夫人輩皆以一念不引決後失節如此新婦若今日不死恐他日爲我舅姑我父我夫辱所以速死者爲我舅姑我父我夫地也我舅姑年力尚壯我死必善視我子我計決矣勿復言絕粒至二十日歐血不已竟死其弟仲舒爲譔行狀甚詳又六年仲舒以赴我父難死於我家之東一里另有誌

銘曰是我嫂才女子從其夫葬於此其節烈信宗族其詩詞垂卷軸我兄雖賢得嫂而傳嗚呼我宗

之光采風者載之國史維千載其不亡

鈍翁生壙誌

生壙之制始於殷飛廉宋桓魋而後世卿相大夫士及隱君子多爲之且有壙誌及壽藏碣銘或自作或屬其友作以爲達予曰非達也死生晝夜耳在晝言晝又何達之有於是鈍翁生壙成屬東使爲誌誌曰翁名琬字苕文鈍翁其自號也江南長洲人汪氏自唐宋以來世爲徽甲族自始祖得遷居蘇數傳至翁其世系詳年譜中考贈刑部公有文譽年僅三十歿生三子翁其長也母徐宜人當

翁失怙時年十一仲弟年十歲季弟在襁褓中翁
奉宜人教讀書厲志行內自重有守家貧未嘗降
顏色向人匄貸旣補諸生試輒高等出爲塾師卽
嶷然稱偉人娶袁宜人夫婦共食貧益自奮淬崇
禎末吾吳歲大祲翁家無擔石儲浩然有以自得
也徐勿齋宮詹翁族舅氏又贈公同年奇翁才推
奬不置口薦翁自少時爲制科業卽以根柢經術
爲宗不隨流俗轉移旁及詩歌古文皆知古人法
度不肯苟且下一筆同人知與不知無不敬畏翁
者翁性鯁急見人小不善則張目箕坐嫚罵然出

於公誠交翁者輙推爲直諒多聞歲時從塾中歸以門人脡脯所入購書讀之雖宗黨有擁多貲自憙者公不一顧也旣連取科第釋褐戸部主事累官至刑部郎中以詿誤鐫秩補司城剛直不畏强禦多惠政都人至今思之再進戸部用才能出視西新關倉人人皆以清要待翁翁獨移疾乞歸卜居城之西郭及堯峰之麓葬其兩先人益讀書著述於其旁當道大吏求一見翁面不可得也在山中力學勤苦十倍諸生時又善强記過目終身不忘年僅五十著書益多務疏明經義旁及先儒諸

說參稽異同求其至當每以喪禮廢壞乃著古今五服考異八卷綜核精詳多宋元諸賢所未發又深歎當世文章家好名寡實鮮自重特立之士故肆意褒譏是是非非不稍寬假凡浮華徼逐者至欲剸刃於翁而不知翁之矜憫流俗固期重相勉於實學也翁才識通練尤長吏事嘗分司大通橋條奏三閘及車戶利獘數事及爲刑部時斷一二疑獄皆引經據律見重於其長徒以剛介不宜於俗又患羸疾歸臥山中遂不肯出聊以文章自娛非翁本懷也嗟乎使以翁之材力丰采得大用於

世則漢申屠嘉魏相唐陸贄其人也今翁既無志於用世則予言亦遂無徵矣嗟乎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絕似李習之簡潔有氣似柳子厚詩則游戲跳盪於范致能陸務觀元裕之諸公間而兼有其勝其少年時所擬漢魏六朝三唐諸體最爲工似近則夷然棄之不屑矣予以翁文章必傳於後世人亦以予言爲然然非深知翁者惟王尚書薇哉先生與東書云自古文人多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茗文家居洎然有守若此此古今文人所難且能使嫉翁者亦稱之異口同辭可爲

深喜此誠知翁者矣翁長子鈞孝謹能文早世晚得二子徵蘭側室張氏出穀詒側室司馬氏出壙在堯峰贈刑部公墓穴之右誌將成或曰何不遂銘之予曰天其或者使翁大用於世有功名於天下不可僅以文人之事銘翁也姑俟之

攺亭集卷十五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瓚　仝姪　嘉禾　重編

清故山東登州府推官彭公墓表

彭公容園旣歿之明年其仲子漩季子淥來京師持其父友同邑魏子敏祺所爲行狀泣而請予表其墓予向旣以文章受知於公不敢辭又讀魏子之狀質而詳乃爲墓表曰嗟乎以公之才而久宦不達止於李官中道而歿不竟其施豈不以黨禍哉前明萬曆初商邱有相國沈公鯉者持正不阿爲東林黨人魁與鄞縣沈相國一貫不合一貫黨

世所稱浙黨是也及天啓朝東林黨人楊左高諸公爲魏忠賢殺戮幾盡而浙黨人與東林齟齬互起仆至明亡其禍比唐牛李宋洛蜀尤烈公夏邑人與商邱皆歸德府屬密邇公之祖諱端吾萬曆初以名御史累官右通政與沈相國善其同邑後輩有御史侯恂以忤魏忠賢及弟司業恪皆削籍旣忠賢敗恂特疏乞定逆案以六等分別治罪於是忠賢黨無不側目歸德人者而恂之子方域字朝宗尤才願與公善自公爲諸生時即侃侃好談門戶別邪正清濁且善爲文章美姿容工調笑士

論隱然重公旣公己卯舉河南副榜乙酉舉鄉試
己丑成進士筮仕得浙江嘉興府推官而方域雖
諸生不得志然爲古文詞日益有名今世所傳壯
悔堂集指斥魏忠賢黨人不遺力公與之交益懽
公司李五年奏最旦暮且入爲言官矣而忠賢之
黨在　本朝初年尚有爲京朝官者夙與公祖通
政公不合而其子復爲言官遂誣公以倪氏科場
事奪公官旣事累訊得白補登州府推官然公自
一跌後雖復精勤稱職而意常鬱鬱不自得竟沒
於登州嗚呼自明萬曆初至明亡入　本朝將百

年矣而黨人子孫脩怨隙無已其餘毒尚如此其烈豈不可畏哉公官嘉興時執法詳明辛卯爲同考官稱得人多磊落偉異之士至登州適當賊于七之變勵軍實嚴戰守具弭大亂其功尤鉅故事昭雪者例得合算前俸卽量移而忌者復尼之使公官嘉興時不一跌公卽不壽亦早爲言官多建白一吐其氣豈遂鬱鬱以歿故深知公者未嘗不感慨歎息於黨禍也敏祺狀引龔尚書孝升贈公詩曰法曹檇李知名早讒上東都黨禁書可謂知公矣端吾生中書舍人堯泰公泰之第三子也娶

倪氏子四人浣淀溶滌俱爲邑諸生或補國學生淀滌知名於時其他詳狀中

前明誥封太僕寺卿宋公墓表

當明世宗朝有以衛經歷抗疏列宰相嚴嵩罪狀廷杖戍邊冤死者曰山陰沈忠愍公鍊公以進士起家溧陽縣令治行天下第一嚴肅簡潔於所部士不妄交一人獨敬愛諸生宋玉峰翁邑有疑事就翁取一言以定時時屏車騎過從索酒飲至夜分若布衣交然兩人終不一言及私時山陰有王文成公之徒錢緒山王龍溪各以其所得於文成

公者講學聚徒滿東南玉峰翁復從之游討論其
所疑而一化其同異他學者咸以趨逐聲氣爲講
學名高而已翁獨孜孜求自得於性命以聞之師
友者力行之家翁父南渠翁有子四翁其仲子也
叔子平湖翁與翁同補邑諸生力學勵志行每試
高等邑人稱大小宋教授子弟甚盛小宋病翁身
治湯藥衣不解帶小宋歿翁哭幾絕遂獨居而遺
其室謝與弟婦吳同臥起無何吳又死孤女六歲
翁子之逾已子破産以嫁季弟愚溪能力耕翁有
負郭田悉舉委之而以已教授脡脯所入佐其不

給悬溪欲析產翁愀然不樂不得已乃自取産之

墝瘠者而以良田與悬溪南渠翁年六十而殁毋

黃孀居二十年翁事毋至孝凡衣食浣濯酒漿溫

煖必率婦躬親惟謹或偶出歸歸必宿毋榻前伺

眠食其敦本行力孝弟類若此歲大饑斗米千錢

家幸有宿舂十餘石一夕爲里中惡少年盡盜之

既跡得翁喟然曰少年無賴至此此其人猶可自

新若遂攻之其人終身已矣我何忍以十石米棄

人終身竟不問餘姚有葛生傭書死於濵因殯焉

殯敗見其棺翁歎曰斯人也吾嘗一識其面以棺

葬之生子一即世所稱起岩先生由鄉貢士令粤南之新安翁誡之曰弗假朝廷以作威福弗虐小民以逞喜怒及起岩先生年且七十矣父子相見肅然一言笑不輕假翁不命坐不敢坐也於書無所不窺晚歲尤愛農圃醫卜及日者之言皂帽方袍悠然自怡年九十無疾而卒後學列其行誼於督學使者俎豆宮牆配謝氏賢孝起岩先生年九十時悉先德不傳特著翁與謝太母行實一卷曾孫中允公藏守之顛沛必與居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流賊入京師中允公倉皇將赴難以死抱此

卷授愛妾楊氏使保護得無恙己亥八月東猶得

讀之於中允公寓其文凡數千言予所述什一而

已然可見翁之生平不愧爲王文成門人沈忠愍

友子孫賢貴數世不衰其本如是翁姓宋氏名樾

字子震江南溧陽人

前明誥封太僕寺卿前新安縣知縣宋公墓

表

起岩公姓宋氏諱臣熈字堯咨江南溧陽人積學

勵志行能詩古文尤工書法年未二十補邑諸生

年四十餘以諸生貢入成均年五十始試爲廣東

新安令新安濱大海海常溢民貧不能治生產獨以漁爲業故事每一漁舟入海納一金歲可得三千金吏以故事告公公愀然曰民吾子也子貧無恒產至以性命出入風濤中求衣食爲之長者忍䄂其金乎悉捐之民皆感泣公癖好詩歌訟庭無一事獨坐堂上㨂頰苦吟胥吏皆匿笑罷去時時問邑諸生有能詩者乎曰有則揖其人入與賦詩歲時餽獻無以供上官怒且駡曰爾出身明經也敢爾乃大索公罪狀無一得及大計注考語曰文學甚裕政事稍疏又曰知賦詩不知民瘼吏部遂

左遷公郴州學正去新安之日囊無一錢新安民相聚號泣醵金僦公買舟紓道行萬里抵家凡經兩粵三楚山水峭拔奇麗動盪可喜可愕之處公上奉老親下携令子停橈登臨憑眺益賦詩得佳句即長吟自豪家人譏讓之曰以好詩失上官意今奈何尚好之公笑曰我失上官意不在詩舟至桂林資斧竭乃解束帶脫婦簪易米過肇慶水急舟空不能行乃載石三尺許壓舟以歸至今園中有載石堂即此也至郴郴山水亦奇公益與諸生嘯咏不輟曰學官不當賦詩耶已改王府長史去

郴貧不能行諸生醵金送之如新安民舟過鄂渚公雅不欲之官荆有賢侯仲艮擅詩名好客固留公曰王國官無事公且止共修東平梁園故事何如公爲留一年賦詩甚多乞歸不復出時公父玉峰翁年九十矣翁無他子然遇公甚嚴厲公童時受六經三史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唐宋諸家文集於家塾必讀全書成誦乃已年七十執父喪哀痛慕戀若孺子亦年九十卒生一子即太僕公也太僕公之以孝廉官中翰贊書閣部孫公軍事公實勉之行既行而公病病中寄語太僕公之友總兵

官茅元儀曰頌公誠吾兒戰陣無勇非孝也故太僕歷官兵間二十年卒能以忠勇自奮於功名贈公以三品京卿中允公復舉進士第一甲官宮坊識公者謂足稍吐公氣嗚呼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至嘉隆時官人資格益重雖三塗並用然所用獨進士耳每試吏視由進士起家者則以恣睢爲能以靡苶爲循良以簡率不事事爲廉潔率得好官躋清要視其人由科貢起家者則以勤敏稱職爲躁進以循良撫字爲無能以潔清自好爲不知吏治卒左遷去以故公道不行吏治日壞至盜賊滿

天下而國遂以亡嗚呼可歎也公既忤時貧困以老公之子雖以孝廉官郎署歷監司洊至卿貳駸駸乎通顯矣而明且旦夕亡公之孫成進士不一年逢國變幾以身殉嗚呼亦何足以吐公氣哉公居鄉敦孝友睦婣族勵友誼其懿行不勝紀紀其服官之大節且以誌官人重資格之感云

祭楊太公文

東也不佞生長鄉僻同里之人渺見寡識獨翁次公天挺英特與我先君實同硯席東也繼之懽然相得然於心膂未許膠漆庚寅之秋里有訟獄惟

翁父子義形於色同在郡寓剝芰而食次公捧芰淚滿胸臆予驚問之次公對曰惟我父母年老齒蝕每秋得芰予則剝之以進二人顧我怡怡今我母歿獨我父存見芰思母痛傷我心予時聞之哭不能禁我父之歿已越五春孤兒何恃荼苦伶仃自愧無狀重負親恩我聞經云順親信友不意我友近在鄰佑乃深相結默然神厚凡有商榷必就相剖憂樂相依形影相湊以翁高年倚子如手令子館穀遠則難久乃以我子辱承師保晨昏不遐欣然相就翁愛我家語不去口翁望予成何啻慈

毋去年之春翁年八十同人胥慶詩章秩秩東歸
自燕覲翁於室相送竹林清疎蕭瑟手捋長鬚喟
然歎息似感與衰意不順適東敬慰翁若翁遭逢
亦復可喜有子有孫兄兄弟弟書聲機聲相應如
駛孫更有子四世具邇且俱令人無盩鄉里濁酒
一壺佐以三史欣然倚樓四望烟水雲起雲滅洋
洋纚纚我觀世事如此而已公乃大笑子言良是
聞言曠曠若去我疴何期一疾脫然隻履老成典
刑溘焉往矣令子病中哀且幾毀東忝同心愛莫
能止臨喪一慟與昭格只

祭冢媳孝貞宋女文

嗚呼痛哉以我之不德天降閔凶使我賢長子之不祿也以我子之故致我冢媳以名門淑愼之季女守貞十年皎然不奪悒悒以歿也我子之歿我媳年十三耳當童穉之年即聞喪神悴能長齋矢志歸命空王祈天減算不激不回從容大義久而愈神聽而愈著以予所聞媳孀蘽之言及尊夫人所作之傳若我媳者豈非天下之奇女子乎使我子我媳不相從早世我母及我夫婦有此佳兒佳婦承歡晨夕誠天下之至樂也衰門薄祚遘此鞠

凶我固宜然獨是我媳生不及事我母及舅姑而死後猶能以苦節偉行爲人人所稱道光榮我單門映曜我長子此誠我媳之至孝而非衰門薄祚之所易得也嗚呼痛哉我與尊大人每相見必切切言及我媳終身之事尊大人每言我女志旣如此欲送至君家撫一嗣子長依姑嫜以畢此生其言絶痛至戊申五月初六日同往穹窿山歸舟風雨我與尊大人憑欄密語移時專爲我媳也其言猶歷歷在耳東所以堅辭尊大人者誠恐媳一至我家我母及病婦必崩心痛哭且至傷生故再三

堅辭至重負媳貞烈之操不奪之志使媳不永其年也嗚呼痛哉古今未嫁之女聞夫訃而慷慨引決者載籍多有然未若我媳之從容蘊藉得情義之至正使人思之爲賢於慷慨引決者嗚呼媳之德甚厚舅姑不能爲報汝姑自聞汝喪日夜哭泣左目眚矣今將來哭撫婦棺招婦之靈歸於我家與我子合食於祠堂且卜吉地合葬且謀立後之事使媳夫婦蒸嘗有所憑依嗚呼庶幾媳十年來絕痛之隱衷不可以告尊親者今或可於夢魂之中一告姑嫜乎殁後將百日矣冥冥之中果見我

子乎我子至性純孝之子也與媳將尋幽婚之時我在潁川曾見夢於我今復久不夢見矣我媳其爲我語之嗚呼痛哉

宋恭人誄并序

宋母王恭人者吳門國子監祭酒宋公之室明相國王文恪公孫女太學王公晉女也以康熙戊申十二月五日卒於京邸東時方再困於吳興未之聞也己酉二月見我座主宋先生與我同年繆修撰書云首春有自京師來者見我家司成與某公書自署期服殊可怪意者其有恭人之變耶恭人

固善病然以恭人平日之孝於姑及母敬於夫慈於下善教於其子及女內德無不備當膺景福大年必無遽早世之理其傳聞之非信耶乃三月望既庭來嘉興出祭酒公書示予始嗟歎爲信然矣既又讀祭酒公所撰次恭人行畧能舉其大節至行文尚體要可不泯沒其恭人恭人雖早世無憾也嗟乎婦德之徵信甚難惟徵於其夫若子之言及其宗族親戚所序述以爲信今觀我師中允先生手書及祭酒公所撰次如此恭人之懿德與古鍾郝之賢何以異況東與祭酒公兄弟定交二十

年以來東窮困之日居多感祭酒公兄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使人有知己之感然非特其兄弟之賢葢其母王淑人實能教其子友愛天下士而今恭人又能繼其姑嫜之志酒漿佩璲內相夫子使能得天下士之心如詩所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者其功又何可泯没也嗟乎自東與祭酒公兄弟定交以來事宋母王淑人猶我母也則視恭人猶嫂也以淑人之至德教其子於伶仃孤露之中幸見其子俱成大名然年逾六十不及逮祭酒公之祿養而殁天下痛之今恭人之持家事姑相

夫敎子其賢不亞於淑人幸已從祭酒公之後再膺
恩命爲恭人珈茀雍雍可謂榮矣乃年僅逾四十而早歿嗚呼豈天之報施善人皆不可信即於婦人亦若是豈不哀哉東也忝坤順之維覯覽行略而歎內則之云亡無以風天下之願爲賢婦者且感祭酒公平生之誼閔其中道喪此賢助雖朋友不能解其悼亡之懷也乃擬古爲誄之詞寄之京師其辭曰
我聞之易相業婦德厥有同揆柔順維則震澤作相春容博碩流慶孔長孫枝奕奕恭人之生式承

門風蘭不虛鮮玉不虛韞三靈貲懿四教禔躬嫺
詩習禮觿璲雝雝相攸匪易字宋於葑時大廷尉
正色三臺繡斧所指碧血崔嵬忠乃見疑孤兒銜
哀叫閽得恤匹也其才時維恭人于歸伊始敭歷
憂勤黽勉彌至鳴旦儆興夕膏繼視翼顯先模勗
哉夫子夫子有母聖善無匹恭人事之承怡不忒
母也安之庭幃悅懌白華絳趺以佐琴瑟母一不
豫湯藥必嘗附棺附身敬戒有方饎禮必虔餕馨
允臧櫛縰其秩槃絲其芳閨閫之間肅若紀綱夫
子安之免於內顧學成大醇驤首皇路簪筆彤庭

退食自暮統率成均廣育俊顧恭人京邸總持匡助洪纖具舉豐儉中度儉以律身不厭布素豐以敦禮克贍親故驪泉多龍丹山多鳳誕敎子女整肅嚴重俱有令聞俾成嘉種更詠南樛徵蘭有夢篤愛側出時其靜動笑則巳愉啼則予痛至德中孚人咸颺誦嗚呼天乎德美若斯亶膺多福亦既孔時貴爲命婦褕翟軒輜七彩六命親蠶佇儀不愧相門光其雲櫓既備壼範復爲母師令子珪璋三英燦兮指顧之間樂且含飴天錫介祉尚疑其遲如何不弔溘焉以悲天乎哀哉子皆未婚女有

未字天何毒害遽奪其恃旅櫬京華目猶南䚕我
聞恭人病且就治以聞母喪哀毀深至遂更纏綿
迄於長逝安豐死孝家風不墜恭人巳矣生榮死
懿惟爾夫子長簟悽深望彼舊月神傷子荆撫諸
蘭玉時聯音塵行將爰立　皇綸逾新追賁泉臺
金棗松城生爲禮宗歿爲星精嗚呼哀哉

吳振六哀辭 有序

康熙庚戌正月杪東自秣陵道溧水崎嶇風雪中
奴子南來致家書始知內叔振六吳翁歿於舊臘
驚歎流涕因於道中追憶往時翁負文章重名與

我婦翁扶九先生內叔令漢川令君有荻上三吳之目與婁東金沙吳門諸先生繼應社倡復社天下談士歸之如雲荻塘一水問賢士大夫過從者帆檣相接常數里不絕翁磨定文章砥厲行誼三十餘年既陵谷變遷翁自審於出處大節皭然不淄讀書學道泊然自守雖伯兄早世季弟遠宦翁家居黯然深念然樂天委運總持家門姻黨食其德閭里式其教不異管幼安之歸青州龐德公之隱鹿門山也東也蚤失慈父伶仃荼苦方父事婦翁仰其教誨而婦翁復蚤世十餘年饑來驅我東

西南北喘不得息狹上之跡歲不能一再至然耿

耿不能忘者謂尚有老成人惟翁是在東也倘獲

衣食裁足倦遊里居庶幾時時奉几杖以事翁如

事我婦翁也豈意東風塵之苦未得休而翁遽厭

人事而去不可復見乎東髫齔之年與翁同爲嘉

興諸生同受知於學使者及諸公卿間故與翁追

隨尤密翁之愛予稱予幾於忘年忘分矣二十年

來翁既遂其拂衣高蹈之樂而東又以友人相望

恨一廢不復振每至郡入省過向所從翁爲文章

受知當事之處輒愴然不自勝去秋翁六十爲壽

之日東載酒過翁與翁話疇昔之事東有悽愴之色翁抵掌張目大笑謂足下亦少曠達之識矣予愧謝不敏夫人能於枯菀窮達之際一不以動其心則其視存歿如晝夜耳何足爲翁悲然我聞憂能傷人不復永年此東所深懼以翁曠達如此亦不得中壽豈亦有所憂傷而人未深知翁者乎是則重可悲也爰爲哀辭曰

惟我吳氏世稱三鳳翁則居中德文嚴重儀型東倫整齊雅誦人地荀陳文章屈宋當其壯年文采丕湧受知宗工久歷庸衆及乎晚節翫易勿用樂

志深潛怡神屢空年周甲子遂明噩夢溘然上征
如脫塵羈我聞翁喪寒氷方凍旅人勞勞歸已春
仲奔哭遲遲不勝愧悚尊則有酥芼則有葑搴彼
慧帷爲之一慟翁能鑒乎庶幾無恫

改亭集卷十六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璸仝姪　嘉禾　重編

前明太僕寺卿溧陽宋公行狀

吾師溧陽宋孰稼先生未卒前手書諄諄命東爲其先太僕公行狀東以行狀固爲弟子者職也又重以吾師臨歿之言不敢以不敏辭獨太僕公平生事最多俱在天啓崇禎兩朝間多忌諱欲盡削不書則泯沒太僕公之志業亦非先生所以命東之意欲詳紀之則非東恇怯不敢作於大體亦未安蓋捉筆傍徨者久之益歎東以文章受知於先

生至深而先生之委難於東者亦深念其難而命之嗚呼其可感也謹按公曾祖考南渠公諱某曾祖妣黄氏祖考玉峰翁諱檄邑諸生以公貴贈太僕寺卿祖妣謝氏贈淑人考起岩公諱臣熈歲貢生任廣東新安知縣郴州學正荆王府長史以公貴累贈太僕寺卿妣繆氏贈淑人吴氏累封淑人公初名獻字獻孺中萬曆癸夘科舉人當崇禎十五年以前公癸疏當上意凡奉詔旨曰宋獻云云十五年疏乞更名劼惡同賊張獻忠名也自後奉旨稱宋劼云云公幼頴悟天資絶人承祖父積學

遜德之後宗族皆以醇謹著聞公獨倜儻英桀才
氣發舒奕奕不可遏浙安公歷仕三楚五嶺間以
廉吏不善事上官宦既不達而玉峰翁以九十老
人就養官署公性至孝晨夕視祖父兩世起居道
往來曲折行萬餘里服事惟謹然公亦藉以縱觀
西南諸高山大湖峚嵂澎湃奇形異狀惝怳詭俶
之氣益張大其心胸結轖為文章文章滿天下矣
時邊疆事漸急公為諸生不甚愛帖括獨好兵法
討論邊事得失源去江寧不二百里時為留京衣
冠豪傑之士相僑寓甚盛公婦家為永康侯甥公

既奉新安公里居時時至江寧徧交賢豪長者尤善茅元儀元儀者故茅坤孫有文武才負氣不可一世而家貲百萬愛客揮金無所恡方招聚天下名士著武備志凡數千萬言得公與定交同著書歡甚書成乞公序之獻闕下元儀以一太學生驟得官總兵公亦舉孝廉至京師京師人望見公皆以爲天下奇士然自甲辰至壬戌數困公車雖悒悒不得志而公留京師久所交游多建牙握重兵者益習知兵畧及邊塞事抵掌奮袖談若可卽見之施行又往往先事決勝負多奇中京師諸公卿

益聳異之而是時大學士高陽孫公承宗方兼兵部尚書督師視邊稔知公且元儀亦在孫公幕中爲心腹將遂疏請公以中書舍人贊畫其軍事從督師至寧遠卽以通馬市功詔賜中金貂冠當是時公才名震天下而魏忠賢黨騣騣用事有欲邀公以非常之遇者公深自韜戢適奉新安公諱里居閒南游至吳門定交於周忠介文文肅姚文毅張孝廉異度皆天下端人正士至丁卯公除喪已數月例當卽至京受官而公以璫燄方烈避伏不肯出至璫敗始入都補中書舍人管理制勑撰文

郎陞戸部陝西司主事又升山東司郎中管東江餉務節省金多奉詔褒叙庚午島帥劉興治稱亂奉詔過海料理功最奇陞山東監軍道僉事再陞分守登青萊道布政司参議時高陽相公亦再起督師巡邊公相與協力冀三四年可成大功而嫉高陽者併及公且以爲是與吳門文姚交好者思中傷之適丁母憂歸甲戌外計遂坐公以奔喪不待院批浮躁降二級乙亥起補趙州知州丙子調昌平州復以忤守陵璫臣劾罷壬午再起永平府監紀同知郎升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又升關寧津

登四鎭監軍按察司僉事名對稱旨賜中金綵幣又明年奉旨改海爲江管蕪湖采石軍事升太僕寺少卿未幾明亡公卒於順治丁亥之八月葬於十月公生平歷官大節具在所著奏疏二卷楯瀋一卷中又有過海紀畧一卷順義嬰難記一卷還萊始末畧一卷則補奏疏中所未詳者也奏疏二卷者其一卷爲戸部郎督餉東江及爲山東僉事叅議時所條奏兵餉戰守情形崇禎朝下其疏於部詔稱宋獻所奏多切實可行者是也時公但司餉不任兵事公縱知用兵亦無所試可哀也其一

卷再起爲兵部職方郞辦理關寧津登淮海水師監軍時所條奏糧餉船隻進兵方畧也然是時天下事益不支大憂方在寇不在邊雖上諭責成宋劼而有兵無餉事益不可爲矣楯瀋者皆籌畫用兵諸書揭也始萬曆巳未冬上書大司馬王公象乾預決廣寧敗始知名其後再受知大司馬張公鶴鳴輔臣葉公向高與臺臣徐公揚先樞貳岳公元聲論兵事書及議京營五防七鎭大畧與樞輔孫公往復劄記也過海紀畧者公督餉至東江島帥劉興治稱亂公將以便宜擊擒之掣於樞輔公

自羊城長生島從蛇島舍大舟浮輕舸大洋中一日一夜揚帆疾行一千五百里抵關門夜半遇大颶風天海洞黑桅柁俱折人人以爲必死而公靜鎭得無恙竟得謁督師受方畧又一日一夜從覺華越大洋行二千八百里抵登州他舟盡覆没而公獨全此公忘身報國之奇節偉行其尤著者也順城嬰難記者自趙州之昌平道經順義屢瀕於死義兒馬忠負公得脫馬忠年七十餘尚在東猶及見之一短小老人也還萊始末者述官山東㕘議時以母憂去官事也嗟乎欲知公生平者於公

所著諸書可以覩矣以一孝廉崛起出入兵間者二十餘年負氣膽決瀕萬死不悔晚益能自奮於功名位至卿寺且以壽考與國同存亡豈不異哉識公者皆推公膽氣蓋天下其論兵家奇正虛實彼已誠僞若語家事使公得稍稍遇時管樂豈足道哉惜乎時之窮至此極也雖然公之膽氣實本忠孝至性逆激不能自已史遷所稱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非徼倖冒不測急功名者比也配張淑人側室金孺人皆賢慎慈孝多隱德事詳中允公狀中子女孫曾男女共若干人

清故江西布政使司參議分守南瑞道宋公

行狀

公歿後一年而公爲考官時所得士計東始收涕爲公狀嗚呼所得而狀者公生卒之年月日歷官之大概所不得而狀者公出處之義顯晦曲折不能自言之隱公且不能自言而況其弟子乎且公固自著年譜一卷矣始萬曆壬子初生之歲至順治己丑而止己丑之後公既不肯自敘爲弟子者又安從狀之雖然公既命東矣東而棄公之命是使公不欲自言之隱終泯沒於天地間東之罪大

矣按公諱之繩字其武系出唐宰相璟之後其來於溧陽不可考公曾祖邑文學檄祖新安縣知縣臣熙皆以公考太僕公貴贈太僕寺卿太僕公初名獻後更名劼累官卿貳始生子多不育萬曆壬子太僕公以公車挈室至京師偕張宜人及金孺人禱於西頂山天妃廟遂生公公生而狀貌偉異顧盼英爽太僕公及張宜人奇愛之生既數歲太僕公以知兵爲京師諸鉅公所器重不時時家居公亦不俟庭誡知讀書工儷句早見賞於丹陽賀尚書旣太僕公以中翰贊畫督師閣部孫公軍事

歷官戶兵兩部山東僉事參議再謫補趙州公常
從或南歸讀書舊京及家園或結交天下奇士或
左右太僕公兵間才名滿天下然年二十猶困小
試不得補諸生以入粟爲國子監生崇禎己卯始
以詩經魁京闈癸未成進士殿試策名第一甲第
二人官編修明愍帝所特拔也時太僕公再起職
方郎監關寧津登四鎮水師事名對稱旨恩賜甚
盛方大治戰艦於淮安而公以天子禁近臣時時
侍從父子通顯中外屬目明年三月賊李自成入
京師公初不知愍帝之遽以死殉國也故不即死

潛薙髮緇衣日夜哭泣匿僧舍遂爲賊所邏得置軍中公誓死不屈故賊縶公急以十人守之諸爲京朝官平日雄貲財者無不受酷刑索重賄而公又特貧賊知之故亦不加刑也而公自念國破君亡當死且爲禁近侍從臣身不可辱伺賊守視稍弛乃趨道旁井中水入口溢復貫喉入耳聲砉然絕矣至夜半復蘇見一燈微明已臥地上徧體痛不可忍賊環坐切齒罵傍復有一賊爲公言公入井移時衆始知郎以巨梯及絙鉤百方出公挾公肩項倒懸疾走數千步久之水自口耳目鼻中盡

出乃出血血漬盡方有微氣出鼻端又積灰尺餘
置公偃覆其上自申及亥歷三時乃蘇公皆不知
也翌日賊帥聞之自來視悉公求死狀慷慨歎曰
爾新進士爲翰林不半載何不早降仍得官而自
苦若此豈不愚哉然知公志不可奪亦不殺公凡
縶公半月而賊大敗於　王師率衆遁公遂南還
弘光巳稱帝江寧太僕公方督師采石蕪湖間而
晥人阮大鋮驟用事欲鈎致公公絕之大鋮怒乃
嗾誠意伯劉孔昭給事中周昌晉劾公在北京不
死狀公將自詣闕辨而　王師巳渡江公歸家旋

避地隱浙西孝豐縣龍塢山山居巔崖甚峻公常獨坐雲霞中累日不得食時愛妾不能從居他山中爲盜所殺丁亥奉太僕公諱歸潦郊外有如園太僕公所憇也園中有隙地可灌蔬有水田百畝公自荷鋤驅犢或抱瓮汲或躬桔槔引水耕田自食當歲不登公與諸兄弟子姪嘗不能給晨夕然公時時坐壠上或一室中讀書賦詩晏如也時游吳門雲間過其宗人或至西湖扁舟往來寓山寺三四月當是時公同里人陳名夏方爲相與公爲同年又姻婭也欲招公出公絕不與通　世祖皇

帝親政詔舉山林隱逸之士中朝交章薦公公被
命逡巡道中不欲行既不得已至京師即拜官如
明崇禎時於是公欲歸不得矣　世祖皇帝甚愛
公時時名侍從問公在前朝及家人事既爲日講
官益見親近公益謹畏自飭丁酉春陞右春坊右
中允八月　特命副庶子曹公主順天鄉試有𡐊
誤公怵惕日侍　上然　上察兩考官公忠法司
推問甚急亦不相牽連也以因公𡐊誤奪五級降
補檢討仍留翰林　上眷不稍衰以日講官時時
扈從海子大羽獵及瀛臺備顧問將復原官庚子

十月從　駕畿南歸旋奉　勅同曹公編纂　端
敬皇后大事因緣懺各十卷將進　御會　世祖
皇帝崩以年例外補江西參議分守南昌瑞州公
單車就道始至督撫大官皆以公起家詞臣又
先皇帝講官最親近不敢以吏事苦公公慨然就
事盡心以拊循百姓久之上官大悅然公委蛇磬
折於督撫前良苦病凡三發度不能起命門人婁
惟岑即官署中治後事行李蕭然觀者莫不歎息
中丞稍稍周之得歸至揚州留六七月歸里已酉
十二月十一日卒自公歸抵江都至將歿東實從

具悉公貧病無聊狀葢公自史恭人歿身無媵侍諸子及兒子來視疾者又時時遣去入其室如僧舍隨行惟一敝竹簏亦不置鎖鑰生平手自批閱十三經二十一史舊唐書及李杜韓柳諸集丹黃秩然友人見而請之卽舉以相贈不甚愛惜也公書畫妙絕天下天下貴重公書比於董文敏又善畫蘭竹及石人争求之公亦隨手點染題贈無所恡與人談笑飲酒坦率不事儀飾然中酒不亂與人交輸寫心腹人有緩急呼公公必應巳有急未嘗告人見後進詩文一字一句有才調或合古法

者稱道不去口其人藉公成名旣貴負公公亦不屑意也嗚呼東之遇公也晚自受知後時時侍公見公侍從　世祖皇帝時卽風波騰沸公退食邸舍陽陽如平常及事已精神益怡或默坐治書畫或對客飲食博塞自娛自興湖變作公慘慘不樂卽山水登臨聲伎畢奏公神色愈黯然若有不釋於中者公詩集有柴雪詩抄數卷國雅集一卷於古文不多作作必簡嚴有法度在館閣中所撰內制冊文誥策等百餘首甚可觀自削其藁不存獨與友人往來書札三千餘首常命東刪存之得數

百首皆斐然有致其尤得意在己丑以後癸巳以前山林邱壑中與野人逸士論種菓樹力田灌園疏池養魚桑蚕晴雨諸札東偕諸及門每極稱之公忻然曰此吾素志也我不得竟其志以此負先人嗚呼此可以觀公平生矣公子五人長圃邑諸生後更名震暨舉丙午京闈試次正次某次峙次温叟俱邑諸生毋弟之緼早夭以温叟爲緼後孫三人長㓜同能文公奇愛之嘗抱置膝上以屬東曰爾爲我曾子爲我教此子也泣不自勝嗚呼東年三十餘始舉於京闈爲詩經第二人公評其卷

曰從文見道願以斯事長城屬予今東且沉淪錮廢於天地之間負公恩獨深今奉公命狀公而文采荒略如此又何以自解於公哉此東之所以投筆而飲泣也

清故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曹公行狀

曹先生諱本榮字木欣號厚菴湖廣黃岡人以明天啓元年辛酉八月二十九日生以順治五年戊子舉湖廣鄉試六年己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授祕書院編修十年陞右春坊右賛善

尋陞國子監司業十一年陞中允十二年充日講
官十三年陞祕書院侍講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
侍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取舉人萬
嵩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筵講官冬以失覺察同
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　特旨復級十
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十八年
甄別謹慎稱職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元年考
滿稱職賜表裏各一三年請假回籍遷葬以十一
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年四十四六年四月其爲
考官時所取士計東再過先生子宜溥於揚州手

授公行述一卷命東爲狀又三年庚戌東將屬草
適閱邸報讀刑科給事中張維赤請急舉經筵日
講一疏內追述順治十五年九月　上諭吏部日
講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
級云云以見　先皇帝稽古典學久而不怠所以
軫念講官者如此東讀之泣下伏念先生之歿七
年於兹矣先生篤志聖學特以樸誠孤忠上格於
天掌　聖主非常之寵遇數年以來其事漸遠懼
將失傳幸今　皇上克繼鴻業復舉經筵大典俾
得追述　先皇帝眷念講官之旨以進於是先生

講幄之勞始煌煌焉著於天下是先生雖死而不死也嗚呼當先生之客死於揚州也天下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歎息謂天下失此人師而獨蘇門孫徵君哭先生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誠不可易也當武王克商之後使非箕子蒙難正志述洪範以授武王則是禹湯之傳幾乎熄矣元世祖之時使不得許魯齋修朱子之正學倡教於北方則程朱之傳亦幾熄矣自喪亂以來程朱之旨秦燕日久 本朝順治六七年之間亦未有究心聖學昌

言啓沃者也使非我先生玩索性天之微奥釐定
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倡率後覺
則其後亦無足以備　聖天子勤學顧問使大道
復昭然於天下也凡此者皆守絶學於草昧經綸
之日舉世笑爲迂遠不切之務而皆得聖賢之主
以成其志可謂幸矣顧獨先生中道早世使不得
竟其志爲可哀也先生始爲童子時於父篋衍中
竊見王陽明全書晝夜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
中夜半月出鹿鳴雉雊之聲接於耳先生坐至旦
怡然有得及爲庶吉士遇舘師胡此庵方講示明

善之旨先生每聽其語喜曰何其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與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研究不釋每兀坐深思之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在是而無疑也趨質此庵此庵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有得可以教人矣先生家素貧其自庶常官編修司業也僦居黃岡會館中三年四壁頹墮不蔽風雨布袍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容語先生曰今詞林在京師一兩年即請歸里盛冠蓋騶從出入輝赫爲親族交游光寵

子何久京師自苦若是先生笑曰吾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明心使吾學有成一旦得以致之吾君使吾君爲堯舜饑寒困苦非所惜也聞者莫不笑先生之迂旣　先皇帝親政不二三年具如先生志蓋其志素定也爲司業時日夜以正學教成均子弟崇正堂冬至日會說及刊白鹿洞學規警廸後進所造就人才尤盛其應詔上　聖學疏千言不具載載其大畧云今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勸學舉凡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

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
講敷對周詳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既定祈天永命
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踰四載　世祖皇帝益勵
精求治右文稽古援詞臣有學人品端方者克日
講官先生與焉自是日侍講幄　世祖皇帝晝理
萬幾夜勤誦讀時時與一二近臣論辨疑義先生
問無不對對無不盡起居未及注外庭不及知惟
世祖皇帝及一二近臣知之嗚呼休哉先生之
爲考官也　世祖皇帝以順天爲首善重地特簡
先生主考以中允宋公副之固有忌者矣後復有

蜚語觸　聖怒先生惟日夜懸孔子像對之涕泣
自咎待死而已賴　聖主察知先生公忠無他罪
狀與宋公俱從輕奪五級不踰年　特詔吏部復
原官罷眷如故既遭鄱湖之變先生擗踴哭泣嘔
血遂病病於京邸二年始得請歸舟中每念　先
皇帝厚恩未報輒痛哭語子宜溥曰歲在龍蛇乎
其巳矣夫其病革於揚州也東叔自吳門冒氷雪疾
趨侍湯藥先生患中滿腹堅癰如鼓見東至喜動
顏色指以示東曰昔許魯齋亦以是病死時有朱
彥修且不能救況汝學問不及彥修乎氣喘急然

猶教東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此道最簡易勿過求之苦難歿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之資會其爲司業時所賞識士陳祚昌守揚州爲治後事乃得歸其柩然無家可歸乃僦居武昌謀葬事生平所著書自五大儒語要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此先生初有得於道之言非定論也有門人盧傳者附以襍著刻爲書紳錄十卷東與先生諸及門胡兆鳳輩以爲非先生志今其書已行矣兆鳳輩有切問錄一卷多載先生論學之語未行世又先生手定詩

二卷甲辰春手授東東以授先生弟子孫光祀序
之亦未行世大約先生之學其始入也從陽明致
知之說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觀其論
次五大儒以程朱薛文清與象山陽明並行不悖
及二溪擇編之後附以陳白沙可以見公大畧矣
其教門弟子也亦以程朱及陽明說因人天資所
近而誘進之有從事禪學者以先生之學初亦從
陽明入欲以異端虛無寂滅之學嘵嘵先生前者
先生不答東直前叱之先生喜其人亦攘臂語東
曰然則子何學東曰我生平愛讀小學而已先生

領之東嘗從容問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夫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昭然天下後世倘兩人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悚然厲聲曰寧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東躍然起拜曰聞先生之言今日乃論定按先生姓梁世居江西撫州宋德祐間有號仁齋者辟地黃岡上五里鄉曹公文廣家撫爲子遂爲曹氏始祖仁齋生世忠世忠生克斌爲總兵官克斌生昱昱生艮輔艮輔生儀儀封山東監察御史儀生珪中正德辛未進士官御史進大僕寺卿珪生雲龍太學生雲龍生美

嘉靖甲子舉人是爲先生高祖美生士彥萬曆乙卯舉人四川定遠縣知縣士彥生之建號中甫以明經爲廣東四會縣知縣之建生大輔是爲先生考贈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妣於氏贈恭人初娶李氏戶部郎中五美之女贈恭人繼娶晏氏吏部郎中清之女子一即宜溥官監生李恭人出又撫同年漢陽譚公鳳禎遺腹子爲子鳳禎以己丑進士爲大理寺評事卒於京師生子之妻且攺適先生曰不可使我友無後乃特置乳媼撫育之如己出都諫魏環極先生作古人交行以紀之

先生卒譚氏子擗踊哭泣如喪父云

宋疇三行狀

亡友宋氏諱德宏字疇三世居吳郡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贈某官父辛未進士累官御史以殉難贈大理寺卿伯兄御之仲兄今侍讀君右之疇三生爲侍御公季子穎悟若夙成且知讀書侍御公絕愛憐之然課誦不少假生崇禎庚午距己卯十歲矣侍御方持節按山東猝遇變盡瘁以身殉國凶問至疇三擗踊哭泣如成人從兩兄庀喪事惟謹時侍讀君年十五即慷慨赴闕下陳公死事

狀疇三家居從塾師受經益勤且能文矣服闋年十三旋補子弟員仲兄與同里彭子雲客朝夕淬勵治制舉業俾共事研席疇三志銳才敏不數月文益進仲兄愛憐之順治戊子仲兄舉於鄉疇三卷亦爲考官所激賞置副車貢入成均時文譽籍甚同人爭欲交驩之與仲兄有二宋之目讀書成均與族兄旣庭同爲長安諸鉅公所推重每一文成諸鉅公之以文章著述自命者輒置酒相歎賞以其格律可比擬古大家也辛卯偕旣庭同舉於順天一時翕然又稱二宋云時年二十二旣壬辰

下第偕仲兄及旣庭南歸四方之士歸之如雲戶
外屨常滿詩篇筆札相投贈交錯於道天下望吳
門宋氏若漢汝潁間荀氏陳氏也疇三氣體清羸
心思周密於酬應事無敢忽日出門啓遠近同學
畢集敦槃高會夜分不休母夫人爲治酒食無倦
色疇三外應賓客內事母從兄晨昏志養恂恂抑
抑無幾微少年驕惰之色閭里咸被其德化相勸
勉爲賢子弟每得一良友必以進之仲兄凡其所
奬譽仲兄必深相信爲引翼之乙未母夫人六十
疇三迫於母命從仲兄計偕入都仲兄旣以高第

爲常吉讀中祕書疇三復下第以念母遄歸歸途聞母夫人喪哀毀幾至滅性同行者每聞疇三哭泣聲皆泣下相歎重謂古曾閔不過也竟以哀不勝喪體益清羸善病病歐血數年而歿年三十四初疇三銳志聖賢之學既於德性精微之旨恍然有悟乃能踐履不懈行其所知於人情物理不少自恣病急猶手抱性理大全反覆細繹謂予曰死生之際欲持此心甚難釋氏空談性命於己無益惟此書言言可體會覺於此心去來皆有實際嗚呼誠粹然醇儒之言也予與疇三同學十數年不

知其學力之純正若此於臨歿時始知之嗚呼疇三之學深矣豈人所易測乎歿時適仲兄在都門疇三手自作書寄仲兄經理後事秩然皆有程度友人臨其喪者莫不痛哭失聲即平生以文會細故小有同異聞其歿莫不感涕時盛夏仲兄聞變從京師南歸疾走三千里抵家撫棺號慟哀感路人嗚呼此亦可以徵平生孝友之至性矣有孤子方三四月同人無不悲且喜幸其有後也而疇三若前知者告於家人曰此子若不永年以兩兄之子並嗣嗚呼疇三葢儼然有後也於疇三何憾乎

平居見人一善稱之不去口旣病矣里中子弟猶相聚爲城南社以文章求疇三是正之凡經指示者其爲文皆有法度且有成進士者疇三之爲人於內外文行卓然可傳說如此或謂疇三以人文重於天下身歿之後求其所爲文章可傳於後世者甚少嗚呼顏子黃叔度其可傳之文安在疇三之必不朽者自有在而予欲以空文述吾友不亦愿乎

徐安人行狀

吾師虞山王比部先生喪其配徐安人過時而悲

久之而不忍忘手纂述其懿行命其門弟子東曰汝爲之傳或誌銘東謝曰狀門人之事也傳及誌銘東請爲求諸天下能文章之家東不敢承師曰諾狀曰安人之祖爲徐振南公錢宗伯牧齋稱曰城南徐孝子孝子之子艮夫安人之父邑人亦稱爲孝子與吾師之太公實爲中表舅弟令吾師就學焉艮夫奇吾師才遂以次女許配是爲安人崇禎壬申安人年十八歸吾師時吾師之太公中恬翁舉於鄉吾師亦補博士弟子員矣而家酷貧吾師之母周安人庀家政勤儉嚴整安人晨夕侍立

周太君側小心翼翼未嘗見跛倚之色且黽勉有
無勞瘁與太君相共然鍼縷必取給於姑菜根麥
屑侍食姑前七箸間肅肅不敢有聲凡歸吾師十
一年而吾師成進士明年甲申太公宰姚江吾師
出守婺州父子仕宦相距百里間安人始秉家政
然猶事事稟姑訓每自度曰吾姑聞之得無不可
於意節衣食勤操作如始歸時雕軒炫服凡女人
相加輕脫狹媮之習不少留盻睞吾師曰我登仕
版數十年以清白吏自勉得免於評論安人有助
焉乙酉　王師下江南安人將自富春覲姑於姚

江見潰兵出沒山谷間安人曰若今夕舟居殆矣
夜半傳呼叩城守者啓門而入頃之城外鼎沸凡
舟居者皆遇害安人之明敏有識又如此安人生
一女數年未有子即爲吾師置佐箑其挈家人僑
寓麗州也麗州人婦悍健有數十家不畜一妾婢
者見安人挈兩妾同居欣欣然如姊娣麗州婦人
驚相告或有感悟者始許其夫得畜婢生子延宗
祀安人之陰德遠矣不數年佐箑果舉子安人
喜之甚恩勤愛育踰於已出兒若足疾安人日夜
撫摩治之萬方每爲涕泗橫流與嗣長子同受恩

撫始終無倦色又十年佐箎祝再舉子安人益喜曰我有子三人復何憾護視有加所生長女適錢氏雖甚憐愛而訓誡嚴切不輕畀一簪佩曰使知手製之艱難也癸巳吾師再登啟事應　詔爲大行丁酉爲京闈同考官得東輩十有二人安人家居益庀家政事二人教三子俾吾師無內顧憂庚子吾師以屯田員外郎權關於浙再治河濟上安人實從其在武林權署也尚侍立兩大人側一日太公見其負痾而立驚曰若容瘁甚其坐勿立自是始命侍坐東閣之太公之口述如此嗚呼可以

見吾師家教之整肅有合於大易家人之卦義雖
古呂申公榮國之遺訓何以加焉而安人居恒事
兩尊人一味之鮮新一衣之輕煖不自私而進高
堂先意承志曰吾父母之教然也宗黨皆曰此眞
孝門之女也康熙丙午春吾師以刑部郎中予告
歸養會覃恩安人與周太君俱受安人封秋八月
太君舉七袠觴安人偕吾師暨吾師仲弟夫婦拜
於上內外子婦孫男女數十人拜於下極驩浹旬
吾師仲弟京國賢書之捷音至歡笑盈庭安人仰
覷姑嫜歡笑亦開顏一笑嗟乎詎意不踰年而太

君病歿安人亦以病哭其姑毀甚遂從姑以歿相距二十五日耳臨歿謂吾師曰夫子善視吾翁於堂上吾從吾姑於九京善撫子女夫子事也吾歿無憾又以所封識箱篋一二提管鑰授吾師曰此紡磚機杼之所出也爲我均分子若女廡下之醯醢瓶瓿罌罍皆所手儲也一絲一縷整如也安人之勤儉勞瘁概見於此矣謹狀

嚴母顧太君行狀

康熙甲寅月日嘉興鄉進士嚴先生觀葬其原配顧太君於某縣某圩東次子默爲先生壻將爲太

君求誌銘於京師而先乞予敘述太君行實其言曰我祖與婦翁嚴先生爲兄弟交同學莫不聞大人以父執之禮事先生三十餘年我婦翁同母弟兩人與大人交又驩同學莫不聞我祖母與我妻母顧太君相敬愛如姊妹我母事我妻母若母中翰君之室贈孺人姚與我母相愛又若姊妹兒閭之熟矣今兒又辱爲嚴先生壻而我祖母我母又憐愛太君女之爲兒婦者逾於己女今太君既葬大人爲通家子禮宜爲之狀敢敬以爲請予曰默言是也按太君系出同郡平湖縣名族父某母某

自幼稟承內則及笄歸嚴先生先生父今贈文林
郎內弘文院中書舍人原任衢州府學訓導陞廣
西武源縣教諭母今贈孺人某氏先生兄弟四人
長豐生員早歿次即先生字質人嘉興府學歲進
士次勲字扆臣順治辛丑進士又次臨字覽民與
予同舉恩貢官中書舍人先生生而食貧勤學勵
志行既爲家督上孝養父母下撫教兩弟如子多
太君力贈公春秋高不樂遠宦又不事家人生産
太君佐先生庀甘旨經營百方未嘗匱絶宗黨稱
孝婦既先生兩弟才名赫然起天下稱嘉興三嚴

子所交驩皆海內賢豪高識無虛日太君佐先生
謀酒漿天下不知三嚴子爲貧士也贈公夫婦俱
年八九十餘歿先生喪葬盡禮倚太君如左右手
而中翰君又事兄如父事太君如母常泣謂寻曰
寻生晚父母年耆艾又奇貧非我兄嫂力不能成
立他日得分薄祿養兄嫂死不恨不意太君竟以
勞瘁早世不及待中翰君之祿養也歿時年四十
有七男子二人長某早世次都能文有父風桐鄉
學諸生娶某氏女子二人長適海鹽朱氏某公子
文學朱某次字寻次子默吳江學諸生當明崇禎

朝東南文會最盛每集輒千百人我先君不妄交
游獨一見嚴先生文歎曰安得求友若嚴子質人
者逾年定交乙酉先生奉贈公偕太君及弟中翰
君夫婦避兵至我家我先君灑掃宅之西偏以居
之又艤一舟同逃竄飢渴風雨驚怖患難兩家未
嘗不相共也予時時從先君聽先生兄弟論文史
及當世人物我母我婦同太君妯娌歡笑或共紝
績相勉以艱難勤儉之語及別也我母念太君而
泣我婦念太君及姚孺人亦泣未幾姚孺人歿我
婦哭之哀又數年太君歿予爲文哭之誦其文於

我母我母泣下今幸兩家爲婚媾太君女來歸於默我母念孫婦早失母不及奉教誨必爲述其母平日溫恭淑愼之德以勗之言娓娓重複可聽也嗟乎太君之有遺愛於姻黨如此豈可無述乎謹狀

叔父文轅府君行狀

叔父諱台我祖第三子庶祖母張氏出與東生同歲我父字之曰文轅以文昌軒轅二星在台星傍也後改今諱曰遠其命意有足悲者叔生而端靜寡言不好嬉戲庶祖母又柔婉恭順我祖母愛之

無間言叔六歲與東同受章句於我祖年十餘學文於我父弱冠能屬文應試屢不利見東與本秉兩弟俱髫齔補諸生默然自傷自此希復見諸姪矣我父臨歿時召東跽膝前囑曰我歿汝祖老叔懦弱不習世事我以叔屬汝汝事叔如事父東涕泣受命至今念我父遺言殷殷猶在耳也我父歿二年我祖歿家釁起叔析產日默無一言向東涕泗洗濯而已既除服即補諸生家釁復大作東爲請救於從祖需亭翁得免又五年一婢暴卒釁又作東長跽力争於邑令吳公立齋訟庭吳公賢者

也事竟得白家益破氣益奪日杜門不見一人時
時讀易習五行星命家言與人言禍福多奇中乞
推測者益集叔亦不屑也戊申夏東從廣陵歸携
鰣魚櫻桃脯諸物治具邀伯叔暨從祖從弟輩飲
酒談笑酒半忽倏㬥者攘臂毆叔𠦑如雨下血涔
涔堦除前倉猝出不意從祖及東力救得脫自此
病脾經年醫者謂積鬱所致非藥石可療也遂以
明年八月十六日卒年四十六歿之前半月東從
座主宋中允公在嘉善夢中賦詩有明月滿床多
涕淚之句因固請於座主歸視叔病叔曰我當中

秋後一夕死死時果月明如晝東哭不能止吾母語我婦曰我子蓋念我先君臨歿時之言也哭父也哭叔父耶痛哉東辱父命罪深矣雖然人倫不幸至此天也謂之何哉叔娶王氏生子男一人蕃女一人俱未婚嫁以屬東東爲蕃娶婦李氏即我母從弟女女嫁陳文莊公族子正心嗚呼我叔一生醇謹無大過悒鬱侘傺終其身不獲見其開口一笑而死所以詳叙其致死之狀者痛叔之無罪兾叔知東之不泯沒其實或開口一笑於地下也嗚呼痛哉

終